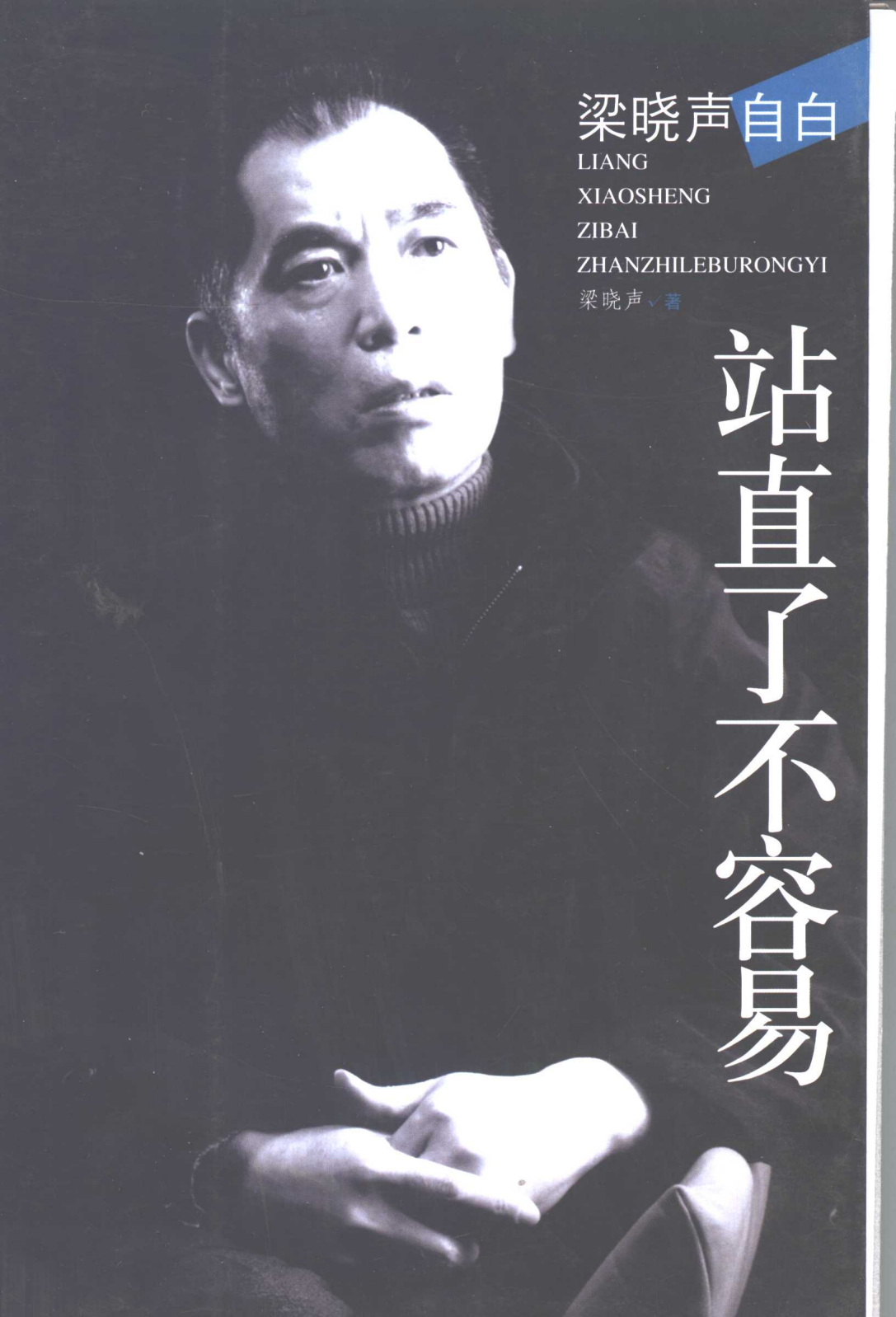




梁晓声自白

LIANG

XIAOSHENG

ZIBAI

ZHANZHILEBURONGYI

梁晓声 ✓ 著

# 站直了不容易

梁晓声自白

---

# 站直了不容易

梁晓声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站直了不容易/梁晓声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1

(梁晓声自白)

ISBN 7-5039-2458-6

I. 站… II. 梁…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6854 号

**梁晓声自白·站直了不容易**

著 者 梁晓声

责任编辑 董瑞丽

装帧设计 怀 一 宝 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7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458-6/I·1138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 出版说明

梁晓声毫无疑问是一位创作实力极强的著名作家。他的创作体裁、题材之广泛,在中国当代文坛确属少见。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方面,梁晓声都有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在电影和电视剧方面,梁晓声也曾有影响巨大的代表作;而在散文、杂文、社会和国际时事评论方面,梁晓声亦以他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思维、独特的情感、独特的抒发方式和独特的评说风格独树一帜。

二十余年间,梁晓声写下了数百篇近二百万字的杂体文章。它们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国内国际大事件到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梁晓声皆有所关注。梁晓声的杂体文章有如下特点:

爱憎分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情真意切,人间苦乐,皆成文章;从前、现在或将来,世事纷繁,点点滴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皆成文章;猛兽昆虫,生命百态,信笔写来,皆成文章。当然这也是写文章之人擅长的能力;但在梁晓声笔下,却每每写出了故事性、寓言性,使人会不禁地联想到王尔德。在小说方面,有人誉梁晓声为“中国的巴尔扎克”;而在杂体文章方面,梁晓声以其鲜明的风格特点,或可被比作为“中国的王尔德”吧?而这,乃是我们决定出版这套书的动力。

## 自序

关于这套书,除了感激,我其实另外并没多少话可说。那么让我藉此机会,感激文化艺术出版社对我的厚爱,感激编辑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我的这一套书,从选题确定到正式启动编辑工作,时间是很短的,于是,使编辑们陷入了一种紧迫感。有些日子,责任编辑校稿到深夜。

按文化艺术出版社的想法,此套书出版之后,要为我召开一次作品研讨会的。他们真诚地认为梁晓声似乎是可以作为一种当代散文现象来研讨的。认为梁晓声的文章的某些风格特征,是有点儿特别的。而我自己清楚,因为我主要是写小说的作家,我喜欢将文章写出寓言小说的意味儿。它们不是小说,亦非传统概念上的狭意散文。正如《快乐王子》,在有人看来,是小说;在有人看来,是童话;而在我看来,那是“另类散文”。我喜欢那样一类有情节、有细节、有一定故事性,然而并不是为了故事本身,是为了一种散文情愫、散文思考才写的“另类散文”。我的这套集子中,有不少篇也是“另类散文”……但,若为我开一次研讨会,太麻烦出版社了;太麻烦别人了;而且会浪费出版社的钱;还会使我欠下人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心里不安……所以,最后出版社听了我的,研讨会就不开了。但,我想我有义务配合出版社的发行工作,参与一两次签名售书的活动。

我对我之写作较为欣慰的一点那就是——一旦编为集子,内容是丰富的;风格是多样的、异迥的;思想或曰思考,总是有一些的。而有的内容,除了我,几乎未见别人写过。

我的这套书,不是那种看了几篇就可以断定以后几篇风格的书——用我自己的话说,它是芜杂的。因而,会使读者像逛杂货铺子。杂货铺子比之于正规市场,往往另有一番逛的滋味儿……

2003 年 12 月于北京

# 目录

## 答X小姐问 / 1

我认为,日本军队,当年是一支嗜血成性的,杀人成癖的,穷凶极恶而又野蛮透顶的军队。

## 伤心一跪 / 9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韩国女人为“婊子”,并且我白纸黑字写着——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对于女人是极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我是在侮辱她,也准备好了承担这一后果的法律责任。但我非是一个以公然侮辱女人为能事为快事的流氓文痞。

## 叹北方 / 18

依我的常识,古今中外,凡甘为“幕僚”的人,几乎无有好下场者。何况,做“幕僚”,得有起码的资格。我只会写小说。除了这“一技之长”,其他方面几近于废人。

## 将来——谁制止战争 / 26

## 世纪末的证明 / 30

在这个世界第一强国里,对于政治权威人物,政治家乃至总统,几乎一向宽大他们政治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这一点上美国人似乎不太要求他们的总统是完人。但是

梁晓声

自白

1

站直了不容易·目录

社会监督却从不放过他们“小节”上的自律素质问题。

### 克林顿——美国法律的俘虏 / 35

据我看来,克林顿后来的坦诚也是可信的,但表现得太迟了。那一种坦诚已不可能具有勇气的光彩,却只能给人以屈辱、无奈、羞愧难当和可怜的印象了……

### 克林顿——“美国特色”的政治代价 / 41

一位身为当代美国总统的中年男子,因一个二十一年的、容貌平平的小女子大倒其霉,看他怎样收场?

### 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一封信 / 46

愿上帝保佑,您身上沾染的血腥之气,不会沾染到您的妻子及您的女儿身上。当您觉得她们活着对您莫大的个人幸福的时候,也替那些在您参与导演的空前战祸中失去了妻子、丈夫、父母和儿女的人们想一想……

### 孤独求败的并非是 …… / 51

### 论“恐怖”及“恐怖主义” / 55

一人对一人的报复,血溅数尺,以取命为快。一群人对一群人的报复,常见于黑社会间的砍杀。一族人对一族人的报复,则每导致灭族之灾。一国人对一国人的报复,乃人类历史上最恐怖之事。

### 克隆并非从羊开始 / 59

“克隆”一只绵羊的是科学。  
“克隆”一个国家的也是科学。

### “发财”与“创收” / 63

“创收”取代“发财”,其实还是“发财”的那点儿意思,但听着比“发财”就现代多了。而且,还格外体现出了“靠诚实的劳动”赚取金钱的庄重。

### 偶思欲望 / 65

欲望乃是超越于本能的精神活动。这一种精神活

动,往往会变成强烈又伟大的精神冲动。它远非本能的满足所能抑制和限止。

## 当人人都聪明了以后 / 68

## “中国人太爱讲卫生了!” / 69

## 献花 / 71

有些人端坐不动,陷在尴尬之中一时难以解脱。包括我的记者朋友们,都不敢起身先走。怕一先走,“原形”彻底暴露在献花给自己的对方们眼里……

## 读报杂感 / 73

据我看来,某些庸奢俗贵的“大款”们,所患乃“心理强奸综合症”。按民间的说法,可以解释为“意淫症”。放在中国这个大临床上加以分析,也可以定名为“中国综合症”。

## 一万元可以买什么 / 76

倘你对谁耿耿于怀,报复之心久矣,那么雇人写文章在报刊上攻击其差失,败坏其名声,实在是出资最少、影响最大的好方式。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 站直了,不容易 / 81

中国人公开宣布自己拥有这些特殊关系时,其实是想证明——我是一个有条件站直了的人!但所认识的官员一旦“趴下”了,或从官体制中隐退,一度站直了的某些中国人,又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弯下腰。

## 广告与明星 / 84

美国的一项实验:在猴子、普通人和明星做的同一则广告中,最受欢迎的是猴子,其次是普通人……

## 农民和公仆 / 91

反腐败,将是一场世纪之战。需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广大人民具有一种类似救国救亡的忧患意识和大的

梁晓声

自白

3

站直了  
不容易  
·  
目  
录

决心。但愿这不被当成危言耸听……

## 问官,问法 / 96

在它面前,某些事变得极为荒唐了。在它面前,情理常被颠倒了。在它面前,普通人蒙受了天大的委屈而无处可诉。在它面前,有时连人命也仿佛不算什么了!

## 《大官村“海选”》观后 / 103

二十几分钟的一部纪实性的专题片,拍得主题鲜明,人物突出,各有可爱的性格,各有精妙的语言,有一波三折的情节,有起伏跌宕的悬念……简直像一部小电影!不,比不少农村题材的国产电影要好看得多,思想意义也要积极得多。

## 皇帝文化“化”了什么 / 109

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年,在中国正跃跃欲试准备与世界全面接轨的这一个非同一般的时代,中国文化中的“滚滚皇尘”之现象,很值得沉思。

## 中国档案制度质疑 / 113

因为现在,我年龄以上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档案中,古古怪怪的记载仍在其中,而自己们仍不知。不知倒也好。果而都知道了,该怎么想,怎么说呢?历史的痕迹,莫如就那样保持原状。

## 政治可以不再痛苦 / 117

在人类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政治”二字常伴有血腥之气。今天,我们终于有充分的理由确信——政治可以不再痛苦。

## 种子的力量 / 121

播在“心地”里的一切的种子,皆会发芽、生长。它们的生长皆会形成一种力量。那力量必如麦种隆起铺地砖一样,使我们“心地”不平。甚至,会像发芽的麦种鼓破木箱,发芽的豆子鼓裂缸体一样,使人心遭到破坏。

自白

4

站直了不容易·目录

## 我的梦想 / 127

## 戴橘色套袖的人 / 136

文人和文人的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家园,若同他人的生活现状、他人的命运、他人的苦闷忧愁、他人对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家园的向往与追求被隔开,其实是多么简单的事啊!

## 培养一个贵族是容易的 / 141

这些个“速成”起来的中国“贵族”,对平民百姓的轻蔑,毫无感情,毫无体恤,毫无慈悲,据我所知,据我看来,是比巴尔扎克笔下的某些贵族人物对平民百姓的恶劣的“阶级立场”尤甚的……

## 两把锄 / 144

## 我和橘皮的往事 / 147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苦,经常喘作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气喘得厉害。

## 张澜——民盟精神之魂 / 150

##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154

## 沉思鲁迅 / 159

## 沉思闻一多 / 168

在诗人死后五十六年的这一个夏季,在一个安静的中午,我首先想到的竟不是他的诗,而是他鲜血溅流的死!

## 百年文化的表情 / 173

历史的尘埃落定,前人的身影已远,在时代递进的

梁晓声

自白

5

站直了不容易·目录

褶皱里，百余年文化积淀下了怎样的质量？又向我们呈现着怎样的“表情”？

## 副刊的面孔 / 178

中国的报又是有“中国特色”的，副刊既自行地打出“副”字招牌，意味着是公开的声明——区别于“正”版，甚而有点儿与“正”保持礼貌距离的觉悟姿态。

## 我与文学 / 185

## 读的烙印 / 215

自幼喜读，因某些书中的人或事，记住了那些书名，甚至还会终生记住它们的作者。然而也有这种情况，书名和作者是彻底地忘记了，无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但书中人或事，却长久地印在头脑中了。

## 读是一种幸福 / 238

## 我最初的故乡是书籍 / 240

高尔基说：“书籍包含着我们的先人，以及我们同代人的灵魂，书籍似乎就是人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本身事业的谈论，就是人类心灵关于生活的记载。”而一位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则是：“我最初的故乡是书本。”

## 爱读的人们 / 243

## 小说是平凡的 / 248

诚然，小说曾很“高级”过，因而作家也极风光过。但都是过去时代乃至过去的事儿了。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坎前瞻后望，小说的平凡本质显而易见。

## 关于《木木》的回忆 / 259

我“拉小套”，捡破烂，终于凑够钱，买了一本新的《木木》还给老人。老人感动了，没收。《木木》也就成了我自己拥有的一本小人书。

## 关于《好人书卷》 / 261

我相信某一天,某一印刷厂的印刷机,会印出一批刊物——而它的名字叫《好人书卷》。那时我将不仅是它忠实的读者,而且是它忠实的撰稿人……

## 关于《又是中秋》 / 264

## 关于《表弟》 / 266

常常会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问对方是谁,对方自报家门,我一时竟仍想不起。对方再说是“表弟”,进而说是某某大学的“表弟”,才依稀地忆起一个形象来。好在我的“表弟”们都是宽宏大量的,对我的健忘,都不甚介意……

## 藏书断想 / 269

## 我看“知青” / 272

此篇,将是我关于知青话题的最后一堆文字,一堆告别式的文字,终结性的自言自语……

## 俯瞰商业时代 / 343

俯瞰商业时代,常感到中国和它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进了家门,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红盖头,看着又爱又心存种种疑虑,又陌生又受到诱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没法儿完全信赖的妇人的关系一样。

## 感觉日本 / 389

我并不将她视为狡猾的狐狸那一类女人。恰恰相反,我觉得她整个儿一个傻大姐!(不可思议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傻大姐!)骗她这样的女人,那冒名的作家梁晓声甚至在“战略战术”上未免太“正规化”了。

梁晓声

自白

7

站直了不容易·目录

# 答 X 小姐问

——一个中国作家的备忘录

我认为，日本军队，当年是一支嗜血成性的，杀人成癖的，穷凶极恶而又野蛮透顶的军队。

X 小姐，日本人。但非是完全彻底的日本人，至少该说有四分之一，也就是一半的一半的中国血统。X 小姐自言其祖父乃“满洲国”内务部大臣。如此说来，她那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当属封建贵族兼殖民地傀儡政府麾下的贵族血统了。不管她自己情愿抑或不愿意，我们和她自己都不能不认为，她身上打下了中国历史的特殊的印痕。如果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中国度过的，那么毫无疑问，打在她身上的那一特殊的历史印痕，将注定了会带给她许多厄运与人生的坎坷……

今年四月的某一天，在北京，在和平宾馆，我并不十分乐意地成了 X 小姐的客人，与之共进午餐。在座的还有我的三位“兵团战友”。另有一对年轻夫妇，也是中国人，都没下过乡，似乎是 X 小姐的朋友。用朋友这个词是很不准确的。因为据我看来，他们作为客人是相当拘谨的。拘谨得令我感到心里别扭且压抑。也许说他们是 X 小姐的熟人更恰当些，半熟不熟的那一种熟人。

梁晓声

自白

1

站直了不容易·答 X 小姐问

X小姐三十余岁，气质不俗，高挑的身材，言谈和举止都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优越感。情不自禁这个词，我是用得恰如其分的。她的中国之行，身份是日本某电视台的记者。已然在上海、杭州、南京、哈尔滨、长春等城市，对感兴趣的种种中国问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采访。感兴趣当然不是指她个人，而是指日本某电视台。不排除这一点——在某些中国问题方面，她个人的兴趣，和她所代表的电视台的兴趣，是非常一致的。

她邀见我，旨在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话题对我进行采访。大概那一对年轻的夫妇，便是她这一意图的策划协助者。

我在前一天的电话里，干脆地拒绝了采访。后来由我的一位很有面子的“知青战友”亲自打来电话，言词恳切，我才答应了。我不是摆什么架子，那几天我的确很忙，身体也不好。何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话题，对我早已是一个太“古老”的话题，“古老”得令我很厌烦听到，更厌烦参与，避之惟恐不及。

一开始，X小姐就有些迫不及待地声明——她和她所代表的日本电视台，喜欢和需要听到，“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对当年代一代知青后来的成熟十分有益的例子，希望我们，尤其我本人，专就这一方面谈……

我于是做如下回答：尊敬的小姐，首先，我也有必要声明，我之赴邀，绝不感到荣幸。相反，觉得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如果完全没有“兵团战友”之间的面子在起作用，我宁愿此时独自在家里安安静静地、舒舒服服地喝米粥，吃馒头。小姐应该将我的“遵命”，当成是给予日本朋友的一份友好来理解。其次，作为被采访者，我一向不甘愿只讲采访者喜欢和需要听到的话。无论就哪一方面的话题，我都不能不讲些可能对方不喜欢听的话，和我自己认为我需要讲、一定得讲的话。最后一点，如果我们几位被采访的当年的知青，一个个只大讲特讲“上山下乡”这一场“文革”中派生出的“运动中之运动”，对于当年整整一代人的有益的方面，那无疑等于是在迫使我们今天依然犯主观主义的思想错误。至少我自己是很不愿使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错误，在今天通过电视扩散到日本去的。既然我们已经坐在一起了，我个人已然向小姐奉献出了我的时间，小姐何不稍安勿躁，静下心来，听我粗略地介绍一下

当年的政治背景，使小姐您，和更多的日本电视观众，对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获得较客观、较全面的了解呢？

X小姐怔了片刻，少了些种族优越感，多了点儿虚心，变得很客气地说：那么，梁先生请按照自己的思想认识谈吧！

不知怎么，话题便离开了“上山下乡”，谈到了当年日本的对华侵略，谈到了“南京大屠杀”。

X小姐：我觉得，我们日本，对中国，当年主观上也不是想侵略……

（X小姐是在台湾受的中国文化教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们的交谈不需要翻译，完全没有语言障碍。）

△：那么，主观上究竟是想干什么？

X小姐：“东亚共荣”啊！由于受到了抵抗，才演变为战争。

△：如此说来，倒是我们中国不识抬举了？完全是由于我们中国的不识抬举，才导致你们日本不得不出兵百万，对中国动枪动炮，占我城市、毁我村庄、杀我人民的么？

X小姐：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比如瑞典，二战初期德国一下通牒，便宣告彻底降服，所以，在整个欧洲，惟有瑞典一个国家，当年没有遭到德国军队的任何进攻，幸运地避免了战争灾难。

△：小姐是不是认为，战争的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避免的惟一选择便是——倘若一个国家遭到侵略，切勿实行丝毫抵抗，赶紧投降才为上策？这就好比您闯入到我家里来，占了我的房子和财产，还说要与我“共同富裕”，倘若我表示不高兴，您就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倘若我想把你赶出去，您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毁我的家，杀害我的亲人，是么？而这一种劫难，责任还得完全由我自己来承担，是么？如果这一种逻辑，竟成为地球上合理的逻辑，地球岂非成了任由强盗国家为所欲为的星球了么？

X小姐：不管怎么说，瑞典这个国家，是很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除了说明对于德国法西斯，瑞典太小，小得根本不太值得使它分散野心，还能说明什么？一只豹子面对几头肥鹿和一只松鼠，它当然要先对肥鹿们张牙舞爪扑过去了。这在动物界，叫做猎

食本能。而在人类，对于法西斯主义，叫做侵略本能。

X小姐：难道对于侵略，也就是对于战争，只有通过战争去解决么？

△：小姐另外还有什么高见么？

X小姐：我所接触过的，你们中国的一些青年，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很有思想、很优秀的青年，也和我有同样的看法。

△：何种看法？小姐请坦言无虑。

X小姐：如果当年中国不进行抵抗，对于中国未见得不是一件好事。一个国家即使彻底变成了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其实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辱的。在殖民统治国和被殖民统治国之间，经济的共同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提醒小姐别忘了，今年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这个伟大的日子的前夕，小姐的一番高论，实在使我不能苟同，并感到万分惊讶。

X小姐：梁先生，请千万别将我当成一个女性军国主义分子。我只不过是对于历史有些困惑，也想求解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才毫无顾忌地、诚恳地与梁先生进行讨论。

△：小姐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很欣赏您的坦率。你听到的那些中国的，您认为很有思想的、很优秀的青年们的言论，我也听到过。前不久我在大学里作讲座时，大学生们递上的条子中，有些观点就同您刚才的高论如出一辙。在德国，在意大利，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又被某些青年当成时髦的主义信奉起来；在日本，又有许多人企图歪曲历史，否认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而在我们中国，某些似乎很有思想很优秀的青年，头脑中居然存在着“被侵略无害”、“殖民化有利于强国富民”、“反侵略愚蠢”、“抗日战争得不偿失”的观点，真是太值得我们中国人很认真很严肃地进行反思了……

X小姐：难道梁先生不认为，那些青年的今日观点，也是对昨日进行了很认真很严肃的反思的结果么？

△：我想，大概不完全是。其中某些青年，对日军侵华罪恶史，缺乏起码的了解。他们不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的父母辈，都是从这个年代经历过来的，是直接的见证人，